



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



在黄雨一碧无际的大平原上，小铁头骑着一匹凭着自已过人的胆识和机智，善于空手从鬼子中队队长手中夺过来的大洋马，穿破晓雾奔驰而来。参加了八路军的他，在战场上和战火中迅速成长。送情报，杀鬼子，除汉奸，屡立战功。本书是中国儿童文学的传世之作，在一代代读者中享有盛誉。

小铁头 夺马南征记

XIAOTIETOU

— DUOMA NANZHENGJI —

蔡维才◎著

小学生
彩色插图版
优秀读物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燕山出版社



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



小铁头夺马南征记

XIAO TIE TOU DUO MA NAN ZHENG JI

蔡维才◎著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小铁头夺马南征记 / 蔡维才著. —石家庄：花山文艺出版社，2011. 5

（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）

ISBN 978-7-5511-0009-0

I. 小… II. 蔡… 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1）第080772号

丛 书 名：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

书 名：小铁头夺马南征记

著 者：蔡维才

策 划：张采鑫 陈 新

责任编辑：董 舸

责任校对：齐 欣

封面设计：天之赋设计室

出版发行：花山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050061）

（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）

网 址：<http://www.hspul.com>

销售热线：0311-88643226/32/24/28/29

传 真：0311-88643225

印 刷：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00×1000 1/16

字 数：85千字

印 张：8.25

版 次：2012年1月第1版

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511-0009-0

定 价：16.00元

（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）

曾为我国少年儿童健康
成长提供的优质精神食粮，
不仅为昨天所需要，也为今天
和明天所需要。

题《时代·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》

贺敬之 二〇一二年夏

著名诗人、剧作家，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、
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为本丛书题词



出版者的话

CHU BAN ZHE DE HUA

用优秀的文学作品滋养少年儿童的心田，化育未成年人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长，对曾经深深感动过、激励过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中国经典原创儿童文学作品，以崭新的审美形式进行社会化的推广与普及，这是一件意义重大的新世纪文化建设工程。为此，我们特选编出版了这套彩色绘图版《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》。丛书入选作品无论是精神价值、艺术质量，还是受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喜爱的程度和对他们影响的广度，都堪称新中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作。

这些作品不仅具有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，而且具有穿越时空的精神生命力。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形象，无论是艺术创造还是有生活原型，都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社会、特别是青少年学习和追慕的榜样和偶像。这些英雄人物的故事在几代人心目中可谓脍炙人口、家喻户晓、耳熟能详，为人们口口相传、竞相效仿，深深影响了几代人的生活和成长，成为了人们的精神营养和行为典范，在一代代青少年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英雄主义光辉，激发着永恒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无私奉献的崇高道德力量。在这些经典作品中，人物个性鲜明，感情真挚强烈，故事生动感人，冲突紧张激烈，语言简洁优美，风格积极向上，即使在今天，仍清新可读，广受欢迎。作品鲜明的时代特点，高超的艺术表现技巧，思想性和可读性的完美统一，以及契合小读者阅读欣赏习惯的浓郁的民族风格，都显示出其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，具有不可替代的审美教育功能。

我们坚信，这套《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》，一定会成为广大未成年人心灵成长的营养剂，强健精神的宝贵食粮；成为他们继承前辈的优秀品质、从历史走向未来的精神桥梁；对培育中华民族未来一代健全的人生品格、文化心理、精神素质必将产生积极的作用与深广的影响。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2011年10月



目 录

MU LU

● “骑兵迷”	1
● 老村长夸小铁头	8
● 空手夺马	15
● “黄蒺藜，帮个忙！”	22
● 挤过牛群	26
● 闯过路卡子	29
● 河水滔滔	34
● 沙岗立功	39
● 小骑兵	43
● 红绒球	48
● 血泪仇	53
● 飞呀，飞呀，飞呀……	60
● “咱铁头能行！”	69



● 追！	75
● 场院里的一课	83
● “把马刀磨得快快的！”	92
● 迎着隆隆的炮声	98
● 打鱼男孩	106
● 夜渡黄河	117





1

“骑 兵 迷”

“QI BING MI”

老高老高的天空里，灿烂的群星眨巴着眼睛。秋末的大北风，放开老粗嗓子，吼叫得厉害，越叫越上劲，叫得满处呜呜山响，吹得窗户纸“呼哒呼哒”的像拉风箱，掀得房檐瓦一动一动的像一张张蛤蟆嘴，摇得杨柳树不停地晃脑袋。昨夜被民兵破坏得像一截截烂蛇似的沙河公路上，扬起阵阵黄旋风。

这时，在望远跑死马的冀南平原上，在沙河区刘家屯丁字街北，在那墙上大写着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的一座土坯房里，棉油灯光通亮。窗户纸透气的地方，挤进来发丝般的风，吹得灯苗儿忽闪忽闪。灯光下，只见有个双眼皮、大眼睛、圆脸盘、薄嘴唇，年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，趴在方炕桌上，正认真地抄写他白天编写的“街头诗”。他边抄写边念给正往鞋帮里绣着“抗日光荣”四个红字的娘听：

儿童团，

儿童团，



抗日工作走在前；
送信、放哨查汉奸，
拥军优属最当先。
村长说我“好孩子”，
八路夸我“小模范”……

小家伙挥舞着左手，晃着满头黑发的脑袋瓜儿，高兴地圆瞪着明亮的眼睛，念得挺上劲，念了一段又一段：

八路军，
子弟兵团，
端岗楼，
拔据点，
到处开展游击战，
打得鬼子心胆寒……

他刚念完，娘用牙咬断红线头，把小绣花针别在胸前的蓝袄襟上，满意地对孩子说：“铁头！我听着你念的这些都在理。好，我也绣完啦，你快钻被窝睡吧！早睡早起，明早好赶路，给王连长把这双大脚鞋送去。”

小铁头一听娘说“绣完啦”，眨巴眨巴眼睛，高兴得把一双大眼睛笑成一条线，撂下小楷毛笔，说声：“娘！我看看！”也没等娘点头同意，说着就从娘手里夺过两只大新鞋来，歪着脑瓜，睁亮大眼，左瞅瞅，右瞄瞄，捏捏鞋帮，摸摸鞋脸，捶捶底子，好像对针线活儿挺懂眼似的。当他看见那绣在鞋帮里的、他自己亲手写的“抗日光荣”



四个红字时，禁不住眉开眼笑。

他在娘面前一伸大拇指，晃着脑袋连声夸奖娘说：“绣得好！绣得好！给你这妇救会员记一功！”也没得到娘允许，又说，“嗨，棒！我先试巴试巴。”说着，笑眯着眼，往脚丫上各套上一只大新鞋，脚尖使劲往前顶着，用力甩开双手，面向前方，两眼神采焕发，精神抖擞地在炕上转着圈子，“踢里趺拉”地走起齐步来，走了一圈又一

圈，边走边喊着口号：“一、二、三、四！”“抗——日——到——底！”转了几圈，他一伸手从窗台上拿起扫炕笤帚来，右手高举，身向前倾，向下稍蹲，拉开骑马架势，怒目向前方，响亮地喊着战斗口令：“目标——正前方！鬼子一个中队。一排向左，二排向右，三排居中，号兵吹冲锋号！……哒哒嘀嘀，嘀嘀哒——同志们冲啊！杀！杀！杀！”

娘在一旁看着铁头模仿骑兵打冲锋的那个活灵活现劲，打心眼里喜欢，禁不住笑得闭不拢嘴，说：“咦！你这孩子呀，我看快成了‘骑兵迷’啦！咱军区骑兵连回来，回回教你骑高头大马。李指导员教，王连长教，号兵小刘教，掌勺的老王也教，可说真格的，也不知你真学会了几套路数！让你骑上大马，能跑个十里二十里的么？”

铁头一听娘问他学骑马的事儿，比过年让他穿新鞋放炮仗还高兴哩，霎时更来了精神。他眨巴眨巴大眼，煞有介事地用双手卷成个“喇叭筒”，压着嗓门说：“咱铁头向您妇救会员报告：泰山不是垒的，火车不是推的，沧州的铁狮子不是吹的，这几年，咱铁头跟着军区骑兵连很学了几手马上功夫，不论骑中国马还是骑鬼子大洋马，‘噌’地骑上去，眨眼一溜烟，穿林一阵风，过河一条龙。叫马停，它不敢朝前迈半步；叫马卧倒，它立刻跪下。……娘！还有，咱还学了一手更拿手的呢！”说到这儿，铁头笑了笑，扫了他娘一眼，突然断了弦，对正听得出神的娘卖关子说：“娘！你猜，我最拿手的戏是什么？”接着又补上一句说，“嗯，可只许猜三遍，猜多了猜着也不算数。”

娘用左手抵着黑亮的剪发头，笑着说：“咦，你这孩子呀！说得正上劲哩，怎么又攥起拳头破开谜啦？叫俺猜，俺猜不着，你快给娘往下讲吧，哎！”



“不，不，娘得猜！娘得猜！只准猜三遍。”铁头歪着小脑瓜，噘着小嘴巴，一本正经地说。

“咦！长得谷子地里都快藏不住你啦，还脱不了鼻涕没干的孩子气。好，好，俺试巴着猜，俺就猜。”娘笑着杵了铁头一手指头，仰了仰黑里透红的圆脸，试探着猜起来：“是不是马跑着，你能在马上立起来？”

“不对！不兴带问的。好，猜了一次啦！”

“在马上闭着眼能跑一阵子？”

“也不对。好，猜了两次啦！还有一次。”

“要不就是学会了在马上吹铜号？”

“不对，更不对。好好，整三次了。没猜着，不准往下猜啦！”铁头拍着手，晃着脑瓜，高兴地笑着说。

“光攥着拳叫俺猜，俺猜不着，怪闷人的，快说给俺听听！”

“嗯，好，我接着讲。娘！我的拿手好戏呀，就是骑光板马！不配鞍，不挂镫。‘噌！’抓住马鬃，一个旋脚飞上去，双手勒紧鬃，伏下身子，脚夹紧马肚子，照样‘噌噌噌’飞跑一溜烟！王连长骑的那匹鬼子中佐的黑乌头大洋马，我就骑着演习过好多回。娘！就这样，你看我，我一咬牙，噌——一个旋脚飞上去，缰绳一提，命令大洋马：‘开路大大的！’嗨！你看吧，大洋马立刻飞起四个大蹄子，‘夸夸夸夸’飞跑起来呀，像火箭，耳边呼呼风响，穿云入雾，要多带劲有多带劲……”

铁头连说带比画，一打开他学骑马的话匣子呀，就像匹在平地里脱缰的马，一刹半时的想拢也拢不住。

过了有吸袋烟的工夫，等铁头把他学骑马那最拿手的戏段子念叨完了，娘才点了点头，认真地说：“咦！是啊，俺知道，反正当咱



八路的净是能耐人，你这套骑马的本事也是跟着咱骑兵连李指导员、王连长学的。好多好多抡铁锤的、抓锄杠把的人，一当上毛主席的八路军呀就长出息，就学会好多真本事，懂得好多学问。”说罢，她把两只大新鞋从铁头手里要过来，用块蓝印花布包好，再三催促铁头说：“铁头，快睡吧，哎！老村长说，咱军区骑兵连住在沙河西的边家庄，离咱这十来里地，明天你得走阵子呢，早睡早起，快睡吧，哎！”

“嗯，娘！俺这就睡。”铁头说着，随手收拾起炕桌上的作文本子、狼毫小楷笔和墨盒子，然后拉正打着一块方补丁的蓝枕头，刚要躺下，忽然，他眼珠儿一转，高兴地想起一件事来，闪着兴奋的眼神，双手捧着嘴，亲切地小声向娘要求说：“娘！娘！我对你说，等下次分区修械所路过咱村时，你可得想法儿把俺爹留下多住两天，叫爹给我打一把世界上最快的马刀。娘你就给我做双新鞋——叫千里鞋，不！叫万里鞋！我呢，我夺匹大洋马骑上。嗬嗬！咱铁头举起爹打的削铁如泥的刀，穿上娘做的万里鞋，打！快马一溜烟，我就去参加咱八路军骑兵连——骑兵营——骑兵团——骑兵旅——骑兵师——骑兵军——骑兵……反正咱骑兵越壮大越多，多得老鼻子啦，数都数不清。冲锋号‘哒哒嗒’一响，我马刀一亮，嗖嗖嗖，向着鬼子汉奸们的头上砍去！杀！杀！杀！像切西瓜！……李指导员教我唱的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，第一条就是‘一切行动听指挥’，咱铁头坚决听从命令。毛主席指到北，咱就打到北；指到南，咱就打到南；指到哪儿咱铁头就打到哪儿！就像李指导员常对我讲过的那样，在咱们中国，凡是有洋鬼子法西斯侵占着的地方，凡是有反动派霸占着的地方，咱们都要用马刀夺回来！还有，李指导员说，将来还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社会呢！……娘，你想想看，好吧？”



铁头微笑着，像小时候吃奶时一样天真亲切地细瞅着娘的脸色，等着娘回答。

娘听得挺出神，用右手向上撩了撩一缕遮眼的黑发，微笑着爽快地说：“咦，孩子，你说的这些都很在理，俺听着挺顺心。说到你想当骑兵的事儿，你对我少说也念叨过八百遍啦。行，等你这个‘骑兵迷’能跨马舞刀了就去当骑兵，你父子都当八路我赞成，咱妇救会员不拉儿子的后腿。”

铁头听完娘讲的话，一时激动得不知说啥好，只是抓着娘抚摸自己头顶的那只温暖的大手，说：“娘！你真好！你真好！你是个进步的娘！”

不大一会儿，铁头握着娘的双手进入了梦乡。



2

老村长夸小铁头

LAO CUN ZHANG KUA XIAO TIE TOU

“嘭嘭，嘭嘭嘭……”

铁头娘听到敲门声，把睡熟的铁头的双手轻轻放到被窝里，掖好粗布被头，然后轻手轻脚地下了炕，走出屋子去开大门。不一会儿，一个约莫五十来岁的人，前脚跟后脚地随着铁头娘走了进来。这人中等个，紫红的脸盘，显得沉着、稳重。他就是这屯的抗日村长，又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。这老村长进屋一看铁头仰脸睡得正香，便悄悄地坐在炕沿帮上，把带来的一个小布包放在炕席一边，剜锅子旱烟，吸着，小声地问坐在对面的铁头娘说：“他嫂子，鞋绱好啦？铁头明早动身？”

铁头娘爽快地说：“老村长，都预备好啦！这次给王连长做的大脚鞋已包巴好了，天蒙蒙亮就叫铁头动身，早走早到。”

老村长听后点了点头，啦啦啦啦地吸了两口旱烟，摸了摸炕头上蓝印花布包里给王连长的大脚鞋说：“他嫂子，王连长个子高，脚也大，选双合脚的鞋挺难，不是有的鞋小，就是有的鞋短肥，卡脚卡得



厉害。穿着那样的鞋打仗怎么行？！这次又亏你赶忙做了一双。”吸了口烟，老村长又挂心地问，“他嫂子，也没个鞋样，不知你做的这双鞋合不合脚？”



铁头娘微笑着，满有把握地说：“老村长！这个你把心放到肚里好了，保准合脚。”

“噢——还没穿上试试，怎能保准？”老村长微笑着说。

“哎，老村长你知道，我是王连长的老房东啦！他在院里走过的脚印就是鞋样。我是按照他的脚印尺寸做的，所以我敢说保准。”铁头娘微笑着说。

“啊，原来是这样！那真保准、真保准，嗨，我这老脑筋就是转得慢，真没你这年轻的妇救会员想得细，做活又快当。好，开全村大会时第一个表扬你！”老村长拍着头顶微笑着说。

铁头娘说：“这是妇救会员应该做的，有什么好表扬的？”她又说，“老村长！铁头明早上路，你看对他还有什么嘱咐的？我叫醒他起来听听。”

老村长再三摆手势，不让喊醒铁头，说：“他嫂子，我没成筐成箩的话对孩子念叨啦，要不是碰巧明头晌得把住在咱村的三个彩号送往分区卫生所，我准会和铁头结伴去咱军区骑兵连一趟。这回呀，有咱儿童团的铁头代表了就行啦！这对铁头也是个锻炼机会，让铁头往远处飞飞，闯荡闯荡，翅膀硬实些。叫铁头向李指导员、王连长说说咱刘家屯的老乡们祝贺骑兵连接二连三打胜仗的心意。他嫂子！军区骑兵连这一过来呀，独立团、县大队、区中队，各村的民兵一齐配合，哗啦啦，像刮暴风一样，一夜工夫就拔除了十来个‘钉子’。哈哈，这一下子，咱这儿由‘拉锯区’就变成根据地了，再等拿下沙河镇据点来，铲除了佐藤、斜愣眼，咱敲大鼓，筛大锣，扭秧歌，舞狮子，踩高跷，全区 78 村一块开庆胜大会！”

老村长吸了一大口烟，提高嗓门高兴地接着说：“他嫂子！按阳历说，现在是 1944 年秋天尽头。上个月我听骑兵连李指导员和县里